

西北多民族音乐中的“地理美学”意象生成研究

——以西北花儿为例

刘海清

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0

摘要：西北多民族聚居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的、气候特征与人文积淀，共同孕育了兼具地域性与民族性的音乐文化，西北花儿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，被誉为“大西北之魂”“活着的《诗经》”，是汉、藏、回、土、东乡、保安、撒拉等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瑰宝。本文以西北花儿为研究对象，立足“地理美学”核心视角，结合美学、音乐学、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，探析西北花儿中地理美学意象的类型特征，剖析地理环境对意象生成的深层驱动，梳理意象生成的路径与逻辑，挖掘其背后承载的多民族文化内涵与审美追求，为西北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。

关键词：西北多民族音乐；西北花儿；地理美学；意象生成；地域文化

西北多民族音乐是指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，由汉、回、藏、东乡、保安、撒拉、土、维吾尔、哈萨克等多个民族创造、传承的音乐体系，涵盖民歌、器乐、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。其核心特征是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统一，既深受西北独特自然地理环境的塑造，呈现出雄浑、苍茫、质朴的地域气质，又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内涵、民俗信仰、审美追求，形成了多元共生、独具特色的音乐风貌。西北花儿、信天游、秦腔、新疆木卡姆等均是西北多民族音乐的典型代表，其中，西北花儿作为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民歌形式，最能体现西北多民族音乐与地理环境的深度关联。西北花儿，又称“少年”，是广泛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原生态山歌，因歌词中常以“花儿”“少年”比喻心上人而得名。花儿的传统名称分为河州花儿、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，学术界则将其分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，2009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，统一称为“中国花儿”。“花儿”记录了多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，又抒发了人们的喜怒哀乐，是西北多民族人民的“心灵史”“百科全书”。

一、西北花儿的分布

“花儿”是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沃土上诞生、成长的民间音乐艺术，闪现着多民族艺术的光彩。^[1]西北花儿的分布区域具有鲜明的地理集中性，以甘肃临夏（河州）、青海东部（湟水流域、大通河流域）、宁夏南部（六盘山地区）为核心流传区域，这一区域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，是西北多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，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融合的关键地带。此

外，花儿还辐射至新疆东部、四川北部、甘肃西部等区域，随着多民族的迁徙、贸易往来，逐渐传播至更广阔的地域，但核心意象与艺术特征始终保留着西北核心区域的地理印记。

西北花儿核心分布区域的地理环境，呈现出“雄浑、苍茫、多元”的整体特征，该区域是汉、回、藏、东乡、保安、撒拉、土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区域，形成了“大杂居、小聚居”的分布格局，各民族相互交往、相互融合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氛围；生产生活方式多元，既有游牧民族的放牧、狩猎，又有农耕民族的耕种、纺织，还有商贸民族的经商往来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为花儿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；民俗信仰多样，融合了伊斯兰教、佛教、道教、民间信仰等多种信仰形式，这些信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影响着花儿的创作与演唱，西北花儿会往往与庙会祭祀紧紧相连，洮岷花儿被考证为西北花儿的发源，该地的二郎山花儿会源于湫神祭祀的庙会^[2]；同时，该区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，也为花儿的发展注入了多元活力，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风貌。历史上，回族群众善于经商，走南闯北的足迹将花儿带到四方，同时将伊斯兰教文化中的经典用语和哲学思考融入歌词，丰富了花儿的文化内涵。

二、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的生成驱动因素

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的生成，并非偶然，而是西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，是地理环境、民族文化、审美追求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、相互影响的产物。其中，自然地理环境是意象生成的基

础载体，为意象提供了素材与生存空间；人文地理环境是意象生成的核心驱动，为意象注入了情感、文化与审美内涵，二者相辅相成、缺一不可，共同推动了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的生成与发展。

（一）地形地貌：意象的空间依托

西北独特的地形地貌，为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提供了核心空间依托，不同的地形地貌，塑造了不同的意象类型与美学气质。西北地域辽阔，高原、山地、河谷、戈壁、草原交错分布，视野开阔，这种地形特征，决定了花儿的旋律高亢悠扬、自由奔放，也决定了意象的雄浑、苍茫特质。例如高山、山地是西北最具代表性的地形，也是花儿中最常见的意象素材，“上去高山望平川”“祁连山高入云端”等歌词中，“高山”“祁连山”等意象，不仅展现了西北山地的雄浑气势，更成为人们抒发情感的空间载体——在广阔的高山上，人们可以自由歌唱，释放内心的情感，将对爱情、生活、家乡的热爱，融入对高山的描绘中；河谷、黄河谷地是西北农耕民族的主要聚居地，地形相对平坦，土地肥沃，“平川里有一朵牡丹”“黄河水呀滚滚流”等歌词中，“平川”“黄河”等意象，展现了河谷地带的秀丽与富饶，承载着农耕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与丰收的期盼；戈壁、荒漠是西北干旱地区的典型地形，“戈壁滩上起风沙”“沙棘长在荒漠边”等歌词中，“戈壁滩”“荒漠”等意象，展现了西北荒漠的苍茫与辽阔，也塑造了人们坚韧、顽强的性格特质，将这种坚韧融入意象中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气质。

（二）生产生活方式：意象的情感内核

西北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，是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生成的核心情感内核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，塑造了不同的意象类型，也赋予了意象不同的情感内涵，使得意象能够真实反映人们的生活状态与情感诉求。

高尔基曾指出：“真正的民歌是不追求表面的美丽，不追求形式的，而要善于用最简洁、因而也是最美丽的话语从心底里说出来。”^[4]西北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多元特征，农耕、游牧、商贸、狩猎等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并存，这种多元性，决定了人文地理意象的多样性。农耕民族以耕种、纺织为主，生活相对稳定，其生产生活方式多体现为质朴、温馨、务实，如“阿哥耕地在山岗，尕妹送水到田旁”，描绘了农耕生产的场景，传递出阿哥尕妹之间淳朴的情意，体现了农耕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。“花儿”历史悠久，明代万历年间地方官员高洪在今天青海民和古善一带写下了《古善行吟》组诗：“青柳垂丝夹野塘，农夫村女锄田忙；轻鞭一挥芳径去，漫闻花儿断续长。”诗中明确提到“花儿”一词，并

且描写了农家男女边耕耘边歌唱的情景和“花儿”曲调断续悠长的音乐特色。^[4]生产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人们的情感诉求，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经历的喜悦、忧愁、思念、期盼等情感，都通过地理美学意象得以表达。

（三）民俗信仰：意象的文化内涵

西北多民族的民俗信仰，是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生成的文化内核，为意象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，使得意象不仅具有情感价值，更具有文化价值，成为多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西北多民族的民俗信仰多样，融合了伊斯兰教、佛教、道教、民间信仰等多种信仰形式，不同民族的民俗活动、信仰仪式，都成为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的重要素材，如回族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，清真寺、礼拜、《古兰经》等成为意象素材，“清真寺里念真经，尕妹的心意记在心”，将伊斯兰教信仰与情感结合，既体现了民族信仰，又传递出虔诚、质朴的情感；藏族等民族信仰佛教，转经筒、经幡、寺庙等成为意象素材，“转经筒转呀转，祈福阿哥平安还”，承载着人们的祈福与期盼，体现了佛教文化的深厚内涵；汉族的民间信仰，如祭天、祭祖、庙会等，也成为意象素材，“庙会上面唱花儿，祈福来年收成好”，传递出人们对丰收的期盼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“花儿会上唱花儿，歌声传遍山脚下”，以花儿会为意象，既展现了民俗活动的热闹场景，又体现了多民族人民的欢乐与期盼，承载着多民族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追求。花儿中“啊鸣令”粗犷狠庆，近似羌族民歌，因此，他认为，西北花儿的音韵中有汉族山歌的味道，也有古羌人的味道。^[5]

民俗信仰的融入，使得西北花儿的地理美学意象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不同民族的信仰与民俗，在意象中和谐共存，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包容与融合，也使得意象的审美价值更加丰富多元。

三、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的当代意义

在当代社会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、多元文化的冲击，西北花儿等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困境——年轻一代对花儿的认知度不高、传承人群老龄化、传统演唱形式与当代审美需求脱节等。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，作为花儿的核心理念与灵魂，其挖掘、保护与传承，对于西北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（一）促进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文化交融与民族团结

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，民族团结、文化交融，是地区发展的重要保障。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，作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，承载着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历

史底蕴与美好期盼，在当代，其依然具有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、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。

地理美学意象所蕴含的多元、包容的文化内涵，能够跨越民族界限，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共鸣、文化认同。不同民族的人们，虽然生产生活方式、民俗信仰存在差异，但都能够通过花儿中的地理美学意象，感受到彼此的情感追求、文化内涵，实现相互理解、相互尊重、相互包容。如“汉回藏蒙是一家，同唱花儿笑哈哈”等意象，传递出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景，能够激发不同民族人民的民族团结意识，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；花儿会等意象所承载的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内涵，能够为多民族人民提供交往交流的平台，推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、相互融合，增强民族团结，维护地区稳定。

（二）推动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培育与文化发展

文化自信，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、更深沉、更持久的力量。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，作为西北多民族文化的核心符号，承载着西北多民族的文化内涵、民族精神、审美追求，是培育西北多民族地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，对于推动地区文化发展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深入挖掘地理美学意象的文化价值、精神内涵，能够让西北多民族人民感受到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，增强文化自信。如“黄河”“红柳”等意象所承载的坚韧、顽强、豪迈的民族精神，能够激发西北人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，推动其传承与发展自身文化；以地理美学意象为核心，推动西北多民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，能够打造具有地域特色、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，提升西北多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与竞争力，推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、区域发展。例如，以“牡丹”“花儿会”等意象为核心，打造花儿文化品牌，举办花儿文化节、意象艺术展等活动，推动文化与经济、旅游的深度融合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，同时也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，培育文化自信。

（三）丰富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与文化建设的素材与思路

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，作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宝贵财富，其独特的文化内涵、审美价值、创作思路，能够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、文化建设，提供丰富的素材与重要的思路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。

“花儿”自诞生起就深受当地民众喜爱，已深深融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里，这首“花儿”就是最真实的写照“千万年的黄河水不干，万万年不塌的青天，千万

万刷我情愿，不唱我花儿是万难。”^[6]在当代音乐创作中，地理美学意象所承载的自然之美、人文之美、情感之美、文化之美，能够为音乐人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与灵感。民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学的样式，同故事、传说一样都具有口头文学的传播特征。传播是“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。”^[7]例如，音乐人可以借鉴花儿中“黄河”“牡丹”“戈壁”等意象的创作思路，将地域地理意象融入现代流行音乐、摇滚乐、交响乐等创作中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、民族特色的现代音乐作品，丰富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内容与形式；同时，意象所体现的“情物交融”“形神兼备”的创作理念，也能够为当代音乐创作提供重要的思路，推动当代音乐创作向更具情感内涵、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。

结语

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具有地域性鲜明、情物交融、多元性共生、质朴性突出的共性特征，是西北地理环境与多民族审美追求的具象化呈现。西北花儿地理美学意象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与重要的当代意义，其文化价值体现在地域文化传承价值、民族文化交融价值、音乐美学价值、学术研究价值四个方面。在当代，深入挖掘、传承与创新花儿的地理美学意象，不仅能守护世界非遗瑰宝，更能促进民族交融、培育文化自信、丰富中国文化生态，让西北多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永续传承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马希刚. 本土记忆与文化魅力：西北“花儿”艺术文化意蕴的多维阐释[J]. 艺术百家, 2024, 40(5): 108-115.
- [2] 何粉霞, 李德宽. “古羌音”和“庙会祭祀”与西北花儿述论[J].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2016(3): 48-49.
- [3] 郭庆光《传播学教程》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第1版，第5页。
- [4] 赵宗福《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遗产——以青海花儿为例》，《西北民族研究》2011年第1期。
- [5] 邢燕燕. 1980-1999年花儿研究综论[D].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1.
- [6] 韦仁忠. 原生到再生：非遗保护语境下西北“花儿”的传承与创新[J].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, 2018(3): 133-140. DOI: 10.13835/b.eayn.25.16.
- [7] 郭庆光《传播学教程》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第1版，第5页。